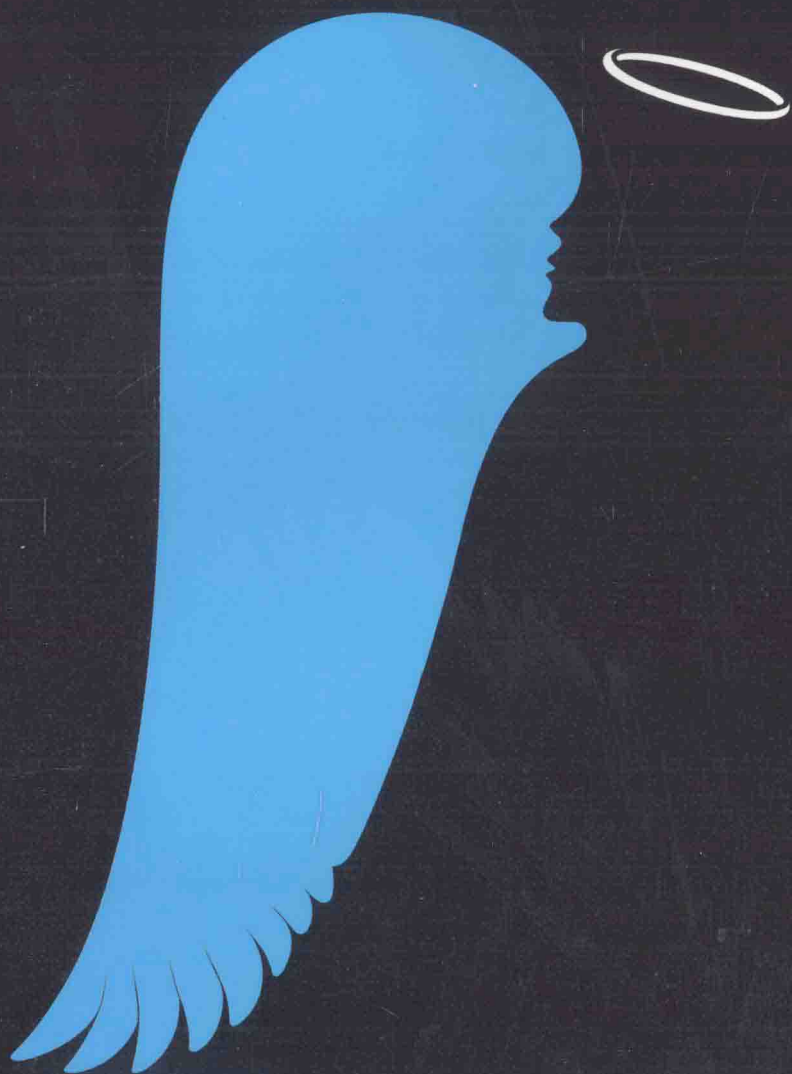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

[美国] 唐·德里罗 著 陈俊松 译

The Angel Esmeralda: Nine Stories

Don DeLillo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

The Angel Esmeralda: Nine Stories

Don DeLillo

[美国] 唐·德里罗 著

陈俊松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埃斯梅拉达: 九个故事 / (美) 德里罗
(DeLillo, D.) 著; 陈俊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3

(德里罗作品)

书名原文: The angel esmeralda: nine stories

ISBN 978-7-5447-4946-6

I. ①天… II. ①德…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8162号

The Angel Esmeralda: Nine Stories by Don DeLillo

Copyright © 2011 by Don DeLillo

Copyright licensed by Wallace Literary Agency,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40 号

The image on p.49 is from the book *Herakleion Museum*, published by Ekdotike
Athenon, and is used with permission. The image on p.111 is a painting by Gerhard
Richter and is us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Marian Goodman Gallery. Digital Image
© 2014 by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 Scala, Florence.

书 名 天使埃斯梅拉达: 九个故事

作 者 [美国] 唐·德里罗

译 者 陈俊松

责任编辑 王 维

原文出版 Picador, 20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 页 2

字 数 136千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46-6

定 价 4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序： 在快速时代，阅读德里罗的缓慢艺术

但汉松

你最好躺在地上读德里罗的短篇小说，因为那是最接近寂灭的人类姿态。或者，坐在足够柔软的单人沙发上，旁边有光线慵懒的落地灯，手中握着没加糖的咖啡。总之，你必须营造好足够的氛围，才能进入德里罗的氛围，因为这九个故事大部分时候并不是关于事件，而只是关乎一种氛围。仓促的翻页是阅读德里罗的大忌。如果你期待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么多半会失望——这里并没有欧·亨利式的结尾，没有奥康纳的暴力之美，没有韦尔蒂的怪诞，卡佛式极简风格的叙事暗器也一概欠奉。全部的惊奇与神秘，并不在故事中零星闪烁的谋杀、战争、绑架、出轨和手淫中，而在那些精密奇谲的短语和句子里。它们以节奏和意象紧贴铆合，如一座座可以被吟诵的雕塑站立在书页中。

读者停留在这些词语雕塑的旁边，从各个角度和细节开始靠近、观察和揣摩。这样的阅读是空间的，无所谓起点或终结。只要

你有足够的耐心和幸运——就像《象牙杂技师雕像》(1988)中那个侨居希腊的美国女孩——它们就会带着封存在古代克里特艺术里的神启，夹裹着爱琴海海底地震的沉闷轰隆，开口与你说话。当这些“雕塑”的话音响起时，你曾经纠缠的自我意识就陷入到语义丰沛的沉默里。慢读，变成了阅读德里罗的律令，读者无外乎两种选择：要么在与词语的缓慢厮磨中获得全部秘密，要么在跳跃散漫的目光中一无所得。

在这个速读和速食的后现代社会，没有人比78岁的德里罗更深谙缓慢的艺术。《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是德里罗迄今第一部短篇故事集，恐怕也是最后一部。大器晚成的他前后花了差不多四十年光阴写这九个故事，而在中国文化里，“九”意味着一种圆满，一种极限的抵达。从最早的《创造》(1979)，到最近的《消瘦的人》(2011)，这些历时而生的短篇构成了德里罗文学生涯的一座博物馆，每件藏品都沉淀着这位美国当世伟大作家之一不同时期的风格、焦灼、企图和谜题。

说清楚短篇小说对于德里罗的意义，这绝非易事。他曾说过，当年之所以在广告业和小说家这两种职业选择之间摇摆，是因为他缺乏足够的“雄心”。的确，当德里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时，仅比他年长三岁的菲利普·罗斯早已拿下了美国全国图书奖，而与他年龄相仿的品钦即将发表惊世骇俗的第三部长篇作品《万有引力之虹》。德里罗深知他所希望写出的，应该是与这个剧变中的国家相匹敌的宏篇大书，就像《白鲸》、《哈克贝里·芬

历险记》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之于它们的时代一样。通常怀有这样雄心的作者,不会过于迷恋短篇小说的体裁,因为它的篇幅决定了其表达的边界。这种追求小巧缜密和“戛然而止”的叙事艺术,如何能加载足够复杂和宏大的人物与事件呢?而在德里罗看来,复杂与宏大已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当代小说家对此有着无法回避的文学责任。

因此,《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与其说是德里罗试图成为门罗或卡佛的一种尝试,还不如说是《地下世界》(1997)或《天秤星座》(1988)这些磅礴小说的衍生品。这里,衍生品绝不是指德里罗小说车间里丢弃的边角废料。事实上,这九个故事更像小说家苗圃中培育的种苗,它们没有像短篇小说《墙边的帕夫科》(1992)那样直接成为《地下世界》的序幕,而是以更为不易觉察的方式“嫁接”到长篇作品的枝头。当著名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不解《地下世界》中那个胡佛局长和修女竟然有同样的名讳时,他恐怕忘记了早在《天使埃斯梅拉达》(1994)里,埃德加修女这个人物原型就在布朗克斯区的贫民窟里思考信仰和怀疑。同样,在9·11恐怖袭击的次年,德里罗在《纽约客》发表了《巴德尔—迈因霍夫》(2002),虽然人物格局与事件并没有进入后来创作的《坠落的人》(2007),但德国“红军旅”和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历史类比却被沿用,关于艺术与暴力的主题表达也与前者一脉相承。对于他的资深拥趸而言,阅读这个集子也就意味着一次别样的解谜之旅,寻找它们与德里罗长篇小说的互文性彩蛋变成了额外的奖励。

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德里罗曾承认自己并非经营小说情节的行家里手。这或许并非自谦之词，他的很多小说的确呈现一种碎片感。虽然评论家常常用后现代文学的文本拼贴理论去解释这种状况，但作家本人并不讳言这其实是他对人物命运和戏剧冲突缺乏远谋。德里罗往往以短篇小说的初心开局，此刻他脑海中浮现的，是某个极具主题隐喻性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教教主祈福的千人集体婚礼，或1951年纽约巨人队逆转布鲁克林道奇队的那个历史性本垒打……这些片段式场景的文本描摹本身就是短篇小说，它们可能没有叙事的纵深，却具有触发连锁隐喻的能力，如同未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同样也体现了德里罗“断章”式写作的嗜好。这意味着在这些故事中，线性驱动至事件高潮的短篇小说模式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切片所做的电影镜头般的绵密观察。他最擅长截取的，往往并不是某个命运跌宕的致命时刻，而是沉静生活中看似枯燥的瞬间，或者用书中的一个词，即“人性时刻”（human moments）：那个跑步的人在公园里目睹劫持儿童的暴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另一个女性目击者如何渴求某种理性，以纾缓对日常生活中无妄暴力的恐惧；两个在近地轨道的飞船上职守的宇航员是否会在新的世界大战中参与对地球的摧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透过舷窗，以上帝般的视角俯瞰着密苏里河、内华达沙漠和暴风眼；作为罪恶渊藪的纽约布朗克斯如何杀死了那个十二岁女童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仰渐灭的人们在列车

通过的广告牌上短暂地看见了天使之脸的神迹……

德里罗以语言为咒语，在一个个这样的人性时刻施展降神的法术，让故事静默下来，让读者和人物一起静默下来，让沉默获得一种形而上的统治。如果你有朗读出声的习惯，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作家的另一些文字上的小癖好——他喜欢重复使用简单的句式，喜欢密集使用第三人称而非具体人名，喜欢名词的罗列和枚举等等。德里罗的匠艺正是体现在这里，他追求每个词句在意义、形状和声音上的微妙效果，他要用绘画般的构图和音乐般的韵律来实现语言的返魅。

他最终要写的，是诗；他最终要谈的，在天上。

2014年12月

目 录

序：在快速时代，阅读德里罗的缓慢艺术 但汉松 / 1

第一部

创世(1979) / 3

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性时刻(1983) / 27

第二部

跑步的人(1988) / 51

象牙杂技师雕像(1988) / 59

天使埃斯梅拉达(1994) / 79

第三部

巴德尔—迈因霍夫(2002) / 113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2009) / 128

锤子和镰刀(2010) / 158

消瘦的人(2011) / 196

第一部

创世（1979）

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性时刻（1983）



创 世

去机场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其中很长一段要在烟雾弥漫的雨中爬坡。我把车窗摇下几英寸，希望能嗅到什么香味，一点儿灌木的芳香。在最难走的路段、急转弯处或遇到在薄雾蒙蒙中有车辆朝我们驶来时，司机都会减速慢行。时不时地，边界地带的植被变得稀薄起来，而且还能看到成片的丛林，整个山谷都是，布满了山与山之间的空隙。

吉尔路上一直在读那本有关洛克菲勒家族的书。她对什么一入迷，就变得遥不可及，似乎被极度地震惊了。一路上，我看见她只把眼神从书页上抬过一次，瞥了一眼在空地上玩耍的孩子们。

来往的车都不多。向我们驶来的车都出现得很突然，车身有些彩色卡通画，破烂不堪，颠簸而过。所以我们的司机鲁伯特，必须在滂沱大雨中迅速地调整方向，避免与车相撞，或者落入路面深陷的

大坑，再或冲进迎面扑来的丛林当中。在路上似乎已有一种默契：任何避让的动作都将由我们的车——出租车——来完成。

终于到平路了。时不时会有人站在路边的树林里，瞧着我们。远处山顶的烟雾向下流散开来。车子又爬了一段上坡，但不长，后就到机场了，一排低矮的建筑加一条跑道。雨停了。我付了钱给鲁伯特，接着我们就拿着行李走进航站楼。然后，他就和另一些穿着运动衫的男人站在外面聊天，天色突然亮了起来。

室内挤满了旅客、行李和箱子。吉尔坐在她的行李箱上看书，身旁堆满了我们的手提袋和随身携带的登机行李。我奋力挤到服务台，却发现我们被列上了候补名单，排在第五和第六位。这给我脸上带来了沉思的表情。我告诉工作人员我们已经在圣文森特确认过航班了。他说在飞机起飞前七十二小时内必须再次确认。我告诉他我们一直在船上，七十二小时以前我们还在多巴哥群岛——没有别的人、没有房屋、没有电话。他说再次确认是例行规定。他拿出一张写有十一个人名的名单。这是物证。我们排在第五和第六。

我走到吉尔那边，告诉她情况。她整个人坐在了行李箱上，把箱子压得深陷下去，一种吉尔式的崩溃。她花了些时间才完成这动作。随后，我们进行了一段形式化的对话。她对着我，把我刚才对柜台那个男人讲的道理又讲了一通：已经在圣文森特确认过；一直待在租的游艇上；岛上杳无人烟。而我重复了工作人员刚对我说过的所有话作为回答。换句话说，她扮演了我的角色，而我扮演了工作人员的角色，但我说话时语气极为通情达理，并增加了一些似

乎可信的数据，只求平息她的怒气。我还提醒她，这趟航班三小时之后还有一趟。我们应该能赶到巴巴多斯，在晚饭之前游个泳。之后定会凉风习习，满天星光。或者暖风和畅，满天星光。我们还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海浪声。东海岸以拍岸的海浪闻名。第二天下午，我们仍能按原计划赶上飞往纽约的航班。除了在这个名副其实的小岛机场多待上几个小时，我们不会有任何损失。

“多有新浪漫主义情调啊，多么适合今天的境况啊。这些航班座位，多少，有四十个？”

“哦，比四十多。”我答道。

“多多少？”

“反正比四十多。”

“那我们排在第几位？”

“第五和第六。”

“我们连四十多都没排上。”

“很多人都来不了了，”我说道，“他们都被丛林吞掉了。”

“胡说。瞧瞧这些人。他们还在不断地来这儿。”

“有些人是来给别人送行来的。”

“上帝，如果他这么认为，那我不想让他站我这边。事实是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在这儿。现在是淡季。”

“有些人是本地居民。”

“那我们知道哪些是，对不对？”

飞机抵达机场了，是从特立尼达拉岛飞来的。飞机降落的声响

和景象让在柜台附近等候的人们更为迫切地向前挤去。我从队伍中走到一旁，排到临近的柜台前的队伍后面，那里站着几个人。那些再次确认过的乘客开始排起长队，走向出入境检查柜台。

人声嘈杂。一个英国女人说下午晚些时候的航班被取消了。我们全都往前挤得离柜台更近了。两个西印度群岛的男人向检票员挥舞着手里的机票。人声更加鼎沸。我几次跳起身来，越过黑压压的人头看看外面的泥土路。鲁伯特还在那里。

一切进行得很迅速。货物和行李从一个门走，乘客从另一个门走。我意识到我们已沦落为待定人员了。正在离开柜台的那些乘客似乎受到某种深沉的救赎力量的驱使。一场原始的洗礼也许已经在进行了。滞留下来的人把工作人员团团围住。他正在给一些名字打勾，同时画去另一些名字。

“飞机满员了，”他说，“飞机满员了。”

还有八到十个人被拒之门外，无精打采的，满脸露出旅行者的苦恼。他们讲着不同口音的英语。有人建议我们大伙儿一起租一架飞机。这在这里是很常见的事。另一个人说起了九人座的小飞机。第一个人记下名字，然后和另外几个人出去找包机办公室了。我向检票员询问下午晚些时候的航班。他不知道航班取消的原因。我让他为吉尔和我预订明天最早的那趟航班。旅客名单暂时无法确定，他说。目前他能做的就是将我们列为待定人员。我们都要明早才会知道更多的消息。

吉尔和我仅用脚将我们的行李一步步踢向大门口。这时，打算

包机的乘客中有一个人回来告诉我们，当天早些时候有架包机或许能成行，但这架飞机只有六个座位。这样一来，似乎吉尔和我又被排除在外了。我向鲁伯特示意，然后我们开始把行李搬进车里。鲁伯特脸很长，两颗门牙中间有道缝隙。他胸前的口袋上面戴着一枚银质奖章——一个挂在一条彩色绶带上的精巧的椭圆形奖章。

吉尔坐进后座，读着她的书。鲁伯特站在车的后备箱旁，说他知道一家离港口不远的酒店。他凝视的目光一直不时地瞥向右方。五英尺开外，一个女人静静地站着，等着我们说完话。我想我记得在航站楼里面的人群边上见过她。她穿着一条灰裙子，拿着个手提包，脚边还有一只小行李箱。

“帮帮忙，我的出租车已经开回去了。”她对我说道。

她面色苍白，长着一张柔和朴实的脸，丰满的嘴唇，一头参差不齐的棕色短发。她举起右手贴着额头以遮挡刺眼的日光。我们统一了意见：今天去酒店的车费大家分摊，明天早晨一起乘车从酒店来机场。她说在待定名单上她排在第七。

回来的路上很闷热，太阳又刺眼。那个女人跟鲁伯特坐在前排。有时她回过头来对着吉尔和我说“真是糟糕，糟糕，他们的整个制度”，或者“我真不明白经济上他们怎么没破产”，再或者“他们甚至不能保证我明天能登机离开这里”。

路上出现了羊群，我们的车停了下来。这时一个妇女从树林中走出来，向我们兜售用小塑料袋装着的肉豆蔻。

“我们排在第几位？”吉尔问道。

“这回排在第二和第三。”

“飞机几点起飞？”

“六点四十五。我们必须六点钟到机场。鲁伯特，我们必须六点到机场。”

“我送你们去。”

“我们现在去哪儿？”吉尔问道。

“酒店。”

“我知道去酒店。什么样的酒店？”

“你看到我跳了吗，刚才在那儿的时候？”

“我没看到。”

“我跳到空中了。”

“我们不是去巴巴多斯，对吧？”她问。

“看你的书吧。”我对她说。

那条双桅小帆船仍然停泊在港口。我对坐在前排的那个女人指着那条船，解释说过去的十来天我们一直待在船上。她回过头来，勉强一笑，似乎此时太疲惫了，无法领会我说的意思。我们的车行驶在山路上，朝南开去。我发现了是什么让这座海港小城比我们去过的其他小城看起来更清晰、更有秩序。石头建筑。这几乎是地中海式风格。

到达酒店后我们很顺利就订到了房间。鲁伯特说他第二天早上五点在酒店等我们。两名女服务员领着我们沿着海滩往前走，一个服务生搬着我们的行李跟在后面。我们分成两组，吉尔和我